

恢复高考三十年的民间观察

高考 年轮

○ 马国川 赵学勤 著

新华出版

高 考 年 轮

高考恢复三十年的民间观察

马国川 赵学勤 著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高考年轮：高考恢复三十年的民间观察/马国川、赵学勤著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7.7

ISBN 978—7—5011—7996—1

I. 高… II. ①马… ②赵… III. 高等学校—入学考试—教育史—中国 IV. G649.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84659 号

高考年轮：高考恢复三十年的民间观察

作 者：马国川 赵学勤

责任编辑：张宝瑞

出版发行：新华出版社

地 址：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网 址：<http://press.xinhuanet.com> <http://www.xinhuapub.com>

邮 编：100040

经 销：新华书店

照 排：新华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河北高碑店市鑫昊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710mm×960mm 1/16

印 张：19

字 数：300 千字

版 次：2007 年 7 月第一版

印 次：2007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011—7996—1

定 价：29.80 元

本社购书热线：(010) 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电话：(010) 63072012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0312) 2838225



序 言

古代中国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以考试选拔官员。自秦汉以来，中国在所谓郡县制的制度中，官员在很大程度上是皇帝的雇员，拿工资办事，办不好事则被炒，当然也可能因此丢了吃饭的家伙。仅仅在这后一点上，皇帝和官员的关系，不像老板和雇员。所以，虽然清末以来，人们一直批判君主专制，批判皇帝的家天下，但皇帝自己在多数的时间其实明白，这个天下的实际主人，并不是只有他自己。汉代皇帝就明确说，他是与二千石（郡太守）共天下，后来又说，是跟士大夫共天下。直到清代，皇帝也不敢公开说，天下就是他们爱新觉罗一家的。从治理角度，国家的乱治兴衰，很大程度上要看官员的素质和能力。既然官僚体制和体制内的人，是国家政治好坏的关键，所以，选拔官员，就成为政治的关键，正因为如此，人们才会将选举看得这么重要。

通过选举，中国社会形成了一个跟考试相联系的士大夫阶层，考试的金字塔，类似于士大夫或者说士人的金字塔，这个金字塔，有机地将王朝政治和民间社会联系到一起，民间社会，完全认可这个制度，以至于在民间的戏曲中，科举和状元，成为非常时髦的内容。在王朝正常运转的时候，起到稳定作用，在王朝兴替之际，谁能迅速重建考试机制，谁就意味着具有了统治的合法性基础。

古代考试制度，所谓科举制度的弊病，在于考试选官制度，跟学校的教育制度相捆绑，以至于扼杀了科学技术进入正规教育的可能。恰由于这个弊病，使得中国在被西方拖入近代世界体系的时刻，显得格外的被动，当然，科举制度也格外受到抨击。废科举是中国在现代化选择中的一种无奈，也是对自己传统制度的一种误读，废科举导致的是传统秩序的深度瓦解，但是新制度却长期空位，清亡之后的长时期乱相，究其根本，跟废科举不无关系。民国政府在新式学校制度和文官考试制度重建上的努力，虽然有成效，但却抵消不了传统秩序紊乱带来的恶果，当中国不得不走向以剧烈变革为标志的道路时，传统和现代的所有因素，都

被放置在一个新的框架内重新安排。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高校的全国性和实质性调整，新的全国范围的高考制度，从某种意义上，是科举的复兴。考试具有统一的意识形态标准，考上的人，只要毕业，就具有国家干部的身份，设立了全国统一的考试机构，统一出题，严格考试程序和纪律。

无疑，新的科举，尽管有着种种的弊病，非常不利于激发国家的创造力，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使清末以来国人在新教育体系、尤其是高等教育体系建设方面的努力，付诸东流，但是，这种制度，对于新政权的稳定和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至少，新的科举和与之配套的苏式大学教育形式，能够为新政权快速提供建设所需要的基本的技术人才和意识形态以及管理干部。

然而，这个苏式的官僚化、程式化的过程，被文革彻底打断，国家的整体秩序，被严重破坏，而官员选拔和教育体系的秩序，则被破坏得尤其厉害。再不好的秩序，也是一种秩序，而无秩序，对于国家政治经济而言，在任何情况下，都意味着灾难。因此，“文革”结束后的高考恢复，对国家秩序的重建，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本书所讲述的30年高考，恰是在这个意义上，进入人们的视野的。

显然，对于在这30年，尤其是高考刚恢复几年的人来说，高考的意义和价值，是非同寻常的，这个制度，被赋予了原本不该有的意义，也背负了原本不该有的负担。从制度建设角度，高考恢复，并没有积极的建设性价值，仅仅是因为在废墟上的重建，所以作用格外巨大，但是恰是由于这一点，这个制度本身的问题，都被遮蔽了，从清末以来人们对这种制度的反思，也被搁置。高考恢复，重建了人们对国家的信心，恢复了民间与官场的制度性联系，重建了人才选拔的程式化机制，当然，也恢复了中国的常态的教育形式。从某种意义上，再一次将社会拉回到选举层面，使中国部分地恢复了选举社会的面目。

然而，这30年的中国，毕竟是在迅速地向西方靠拢，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越走越快，这种变相科举的制度，以及相关联的大学体系，随着社会的发展，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愈发显现出其无法跟世界接轨的问题，其最大的问题，是扼杀在现代社会作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创造性。从这个意义上说，高考，再一次走到十字路口，再一次面临清末民初的困境，改革大势所趋。

马国川、赵学勤先生编写的这本书，用直白的语言，清晰地理出了30年高考的脉络，为下一步的改革，提供了一个历史的铺垫，这是一种反思，基于历史层面的反思。显然，非常有益。作者命我这个并非专门研究教育的人作序，盛情

序 言



之下，只好应命，但愿，这个不是序的序，没有为这本很不错的书添乱。

张 鸣（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2007年4月19日



引子：废除科举后的70年沧桑风雨

自19世纪中叶开始，东方大清王朝紧闭的大门被来自西方的坚船利炮攻破，“中央帝国”、“老大帝国”的美梦被隆隆的炮声击碎。一些“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惨痛的教训中发现，国家落后就要挨打，落后缘于人才不足，人才不足源于教育制度的落后。甲午海战，日本的胜利，对中国政界及知识界影响甚大。中国上下变法之声愈强。严复说当时“言时务者，人人皆言变通学校，设学堂，讲西学。”张之洞在《劝学篇·序》里也说：“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对于教育制度的反思，落脚于对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的批判上。

光绪三十一年（即公元1905年）九月二日，由袁世凯领衔，联合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岑春煊、两江总督周馥等会衔奏请立停科举，推广学堂。十月，风雨飘摇中欲图振拔的清政府谕令从丙午（即公元1906年）科起，停止所有乡试、会试和各省岁试。这是中国在1905年最大的新闻，它的轰动是世界的。此诏书宣告了中国延续1300余年历史的封建专制的人才基础——科举制度，竟然在袁世凯的推动下寿终正寝。想想吧，改革科举制是戊戌变法中的一项内容，但慈禧老佛爷一句话就使它中途夭折。这时，老佛爷还活着，袁世凯的一句话就废了它。这袁世凯还了得吗！

袁世凯后来经常与其子女谈起这件事，认为是一生中最为得意的事情。当年，《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把这一事件同清廷即将开展的宪政改革顺理成章地捆绑在一起：“中国能够不激起任何骚动便废除了建立那么久的科举制度，中国就能实现无论多么激烈的变革！”辛亥革命后，莫理循在袁世凯总统府中，做了外籍政治顾问。



废除科举之后，那些把科举作为人生追求的读书人如丧考妣，认为断送了人生出路。但更多的年轻人把目光投向了洋务求新人士已经兴办的新式学堂，如京师大学堂和上海马相伯创建的“江南第一学府”复旦公学等现代高校。这些学堂实行自主招生，这个政策一直延续到中华民国。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中国高等教育也进入新的历史阶段。民国时期的高等院校招生考试施行的是各大学自主招生的政策，各自为政，各家独立自主命题。由于是各自为政，那些参与命题的老学究们有时还会开开倒车。比如，北平一所医学院招生，国文考试题目是《卞壶不苟好时论》，题目出自《晋书》。可是，立志做医生的学生又有几个读过《晋书》呢？只好全体交了白卷。

不过大势所趋，新式考试的地位已无可动摇。原北大校长蔡元培和蒋梦麟年轻时也曾经参加过科举，蔡元培还是翰林，但他们主张“兼通新旧，融合中西”。在蔡元培掌校（1915年）之前，用冯友兰的话说，“北京大学基本上是封建主义占统治地位的学校”，但考试制度似乎已非常新潮。当时北大的高考分第一类和第二类，第一类将来进本科的文、法、商三科，别的不考，但中文和英文总是逃不掉的；第二类将来进本科的理工科，则要考数学。

和现在一样，当时的高校也有名额的限制。1915年，梁实秋考清华时，直隶省的分配名额为五名，报名的差不多有三十几个人，初试先刷下二十几个，留10名，复试再淘汰一半，遴选出五名。梁实秋虽然还是个14岁的孩子，却顺利地进入第二轮。直隶省省长朱家宝在自己的府邸内考梁实秋等10名考生。做一篇作文，题目是《孝悌为人之本》，和八股文似乎也没有太大的区别。看来，当时清华的改革较之北大，还有不小的差距。

当时，自主招生的大学在招收学生上还是相对的宽松和灵活。1929年，钱钟书和他弟弟钱钟韩一起参加清华的高考。钱钟书数学考了15分，要不是校长罗家伦赏识钱钟书的国学和英文，竟要被拒之门外了。钱钟书的例子也不是当时唯一的个案，1922年，还有个叫卢冀野的学生考东南大学，数学更差劲，考了个零蛋，但因国文满分，而被东南大学破格录取，轰动一时。

在20世纪30年代，也曾有过“短命的统招”。1937年，中央大学、浙江大学和武汉大学三所国立大学试行联合招生。1938年，国民政府教育部规定国立大学实行统一招考。1940年，统一招考的学校范围又扩大到公立院校，私立专科学校仍自主招生。此次统一招考是自1905年以来高校招生考试改革的一次重要尝试。令人遗憾的是，由于战事严峻，统一招考办法实行仅三年便被迫中断。



战争不断的时局使得中国的大学教育大受影响，但在动荡不安的环境下，大多高等学府基本上依然保持了由蔡元培、梅贻琦等人呵护培育出的现代大学精神，在招生考试制度上，也大致沿袭了各高校单独自主招生的传统。

1949年，除北大、清华等少数几所高校实行非实质性的联合招生外，全国绝大多数高校仍沿旧制，实行单独招生考试，招生的计划、条件和办法都由各校自行决定。单独招考造成高校招生不足额和新生报到率低等问题，1950年5月26日，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发布了新中国第一份高校招生考试文件《关于高等学校一九五零年度暑期招考新生的规定》，要求各大行政区教育部“根据该地区的情况，分别在适当地点定期实行全部或局部高等学校联合或统一招生”。但由于单独招考操作上的惯性，该年度的招考方式仍五花八门，不一而足，既有校际的联合，又有大区的统一，还有学校的单独招生。

195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要求，高校招生继续沿用前一年度的办法，而且统一招生要在单独招生之前举行。1952年教育部明确规定，自该年度起，除个别学校经教育部批准外，其余高等学校一律参加全国统一招生考试。至此，统一高考制度基本形成，一直延续到“文革”前夕。

1966年，“文革”爆发。在那个“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狂热年代里，高考制度也没能幸免。那一年的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声称以往的招生考试办法“基本上没有跳出资产阶级的框框”，必须“彻底改革”。5天后，《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开始以更激烈的言辞来抨击高考制度，宣布要将它“扔进垃圾堆里去”。高考终于成了被打倒的对象，全国高校停止招生。从1966年—1972年的6年间，除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少数高等学校试点招收少量工农兵学员外，高等学校的招生工作几近停滞。

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通过了会议《纪要》，明令废除高考，高校招生要严格坚持“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即“十六字”招生办法）。《纪要》还提出“两个估计”，认为建国后17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大多数教师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纪要》经毛泽东圈阅同意并以中央文件下发全国后，“十六字”招生办法和“两个估计”由此成为金科玉律。

自1972年开始，大多数学校恢复招生，但文化考试仍未得到恢复。而1972年大多数高校所恢复的招生，却取消了文化考试，以家庭出身、政治表现、路线觉悟、实践经验等作为选拔学生的标准，对文化程度的规定则只要相当于初中毕

业以上即可。1973年的招生工作有所改进，提出要“重视文化考查”。然而，这一本是遵循了考试自身规律的正确做法，却因张铁生“白卷事件”而备遭指责。

张铁生，辽宁省兴城县的一名生产队长，在一夜之间成为全国闻名的人物。在1973年的大学考试中几乎交了白卷：语文38分，理化8分。眼见录取无望，张铁生在理化考卷的背面写了一封信，表示对考试的不满，同时又希望各级领导在入学考试中对他加以照顾。7月19日，《辽宁日报》发表评论：张铁生“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对这个大学招生的路线问题，却交了一份颇有见地、发人深省的答卷”。

于是“白卷事件”引发了一场围绕高校招生“文化考查”的大讨论。其结果是，文化考查被冠以“旧高考制度的复辟”、“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的反扑”等罪名，交“白卷”的张铁生被树为“反潮流的英雄”。文化考查这条科学、客观、公正的新生选拔标准，就这样莫名其妙地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在“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十六字”招生办法中，“自愿报名”只是幌子，“地富反坏右”等“黑五类”子女是无报名资格的，即使是有报名资格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也是“基层不敢送，领导不敢批，学校不敢收”；而后三个环节无一例外都成了“走后门”的代名词，弄虚作假、指名选送、授意录取、私留私送名额等各种丑态纷纷粉墨登场。尽管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杜绝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中“走后门”现象的通知》，仍难以阻挡这股由非客观选拔标准引发的“走后门”强流。而“走后门”的结果是，导致高等学校新生文化程度极其低下，并进而导致高等教育质量的严重滑坡。而且，“唯成分论”也严重挫伤了广大出身“不好”青年的学习积极性。

1975年1月，“文革”初被打倒的邓小平恢复工作，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开始着手对各方面的整顿。9月26日，邓小平与中国科学院的领导进行了一次谈话，表达了对当时招生办法的忧虑，他说：“大学究竟起什么作用？培养什么人？有些大学只有中等技术学校水平，何必办成大学？科学院要把科技大学办好，选数理化好的高中毕业生入学，不照顾干部子弟。”“一点儿外语知识、数理化知识也没有，还攀什么高峰？中峰也不行，低峰都有问题。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就是在这次谈话之后，一句名言在社会上流行开来：“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邓小平的意见遭到了“四人帮”的猛烈反对。他们指责高校招生是“读书做官”的“阶梯”，“扩大三大差别”、“滋生资本主义的土壤”，进而要求高校招生



“砍梯子”，实行“三来三去”，即：大学新生从农村来，毕业后回农村去，当农民、拿工分；从工厂来，回工厂去，当工人；从哪里来，还回哪里去。高校招生走进了死胡同。他们甚至提出，“卫星上天，红旗（就要）落地”，“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彻底赶出了中国的政治舞台。1976年10月，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经过十年动乱，整个国民经济已经到达了濒临崩溃的边缘，百废待兴的中国出现了严重的人才断层。

1975年1月，在第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身患癌症的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向全国人民重申“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的方针。但是实现四个现代化，大量的高素质的建设人才从哪里来？这个问题成为制约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瓶颈。中国这艘万吨巨轮，就要乘长风破万里浪，一股关于高考制度改革的岩浆正在水下潜滋暗长，势头愈来愈猛，愈来愈烈，就等着一个恰当的时机破岩喷涌。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时间进入了不同寻常的1977年。刚刚从梦魇中醒来的人民共和国，谁来接续上被人为断裂了多年的现代化链条？等待着天下士子的，将是什么消息呢？



目录

序言.....	(1)
引子:废除科举后的70年沧桑风雨.....	(1)

第一篇 解冻

1977年:扔掉锄头,我们报考去!	(3)
年度人物:邓小平.....	(10)
年度话语:恢复高考.....	(12)
1978年:跃过高考这道“龙门”	(14)
年度人物:宁铂.....	(21)
年度话语:统一命题.....	(23)
1979年:高考之船直挂云帆济沧海	(28)
年度人物:黄帅.....	(32)
年度话语:一颗红心 两种准备	(34)
1980年:迎来“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时代	(36)
年度人物:俞敏洪.....	(40)
年度话语:“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42)
弊案档案(1977—1980)	(43)

第二篇 燥变

1981年:羊肠小道上的竞争叫人透不过气来	(49)
年度人物:叶圣陶.....	(53)
年度话语:高考预选.....	(56)
1982年:“高考改革”的呼声浮出水面	(57)

高考年轮

高考恢复三十年的民间观察

年度人物:傅彪	(61)
年度话语:“定向招生、定向分配”	(62)
1983年:谁在唯高考指挥棒是瞻	(63)
年度人物:徐利刚	(67)
年度话语:高考加分	(68)
1984年:普通老师的来信成为中国教师命运的转折点	(69)
年度人物:刘来民	(74)
年度话语:保送生	(74)
1985年:高考改革“摸着石头过河”	(76)
年度人物:陈磊	(79)
年度话语:高考标准化	(80)
1986年:一张考卷牵动着千家万户的心	(81)
年度人物:王桂凡	(84)
年度话语:“联教承包责任制”	(85)
1987年:大学生毕业分配遭遇“寒潮”	(87)
年度人物:丁祖诒	(91)
年度话语:上海高考“3+1”	(92)
1988年:民工与工程师命运的“千古难题”	(93)
年度人物:黄全愈	(99)
年度话语:高考招飞	(101)
1989年:中国高校收费改革元年	(102)
年度人物:汤永贵	(106)
年度话语:标准分	(107)
1990年:高考改革实验田全面铺开	(109)
年度人物:肖欲晓	(113)
年度话语:高考“4×4”	(114)
1991年:高考,命运因你而改变	(115)
年度人物:杨静	(117)
年度话语:劳模班	(118)
弊案档案(1981—1991)	(120)



第三篇 转轨

1992年：高考，变化在悄悄发生	(127)
年度人物：林桂明	(129)
年度话语：会考	(130)
1993年：跨越七月的门槛	(133)
年度人物：莫先文	(139)
年度话语：高考质量评审	(141)
1994年：踏上并轨收费的第一班车	(143)
年度人物：石仁富	(145)
年度话语：高校自主招生	(148)
1995年：青春洒落下的汗珠儿混着泪水	(149)
年度人物：陈小波	(150)
年度话语：3+2	(153)
1996年：甘苦忧乐共此时	(155)
年度人物：伏明霞	(161)
年度话语：网上录取	(163)
1997年：伴着香港回归的激动	(166)
年度人物：顺老汉	(171)
年度话语：并轨	(173)
1998年：从今以后，中国没有了公费生	(176)
年度人物：陈凤	(182)
年度话语：陪考	(183)
1999年：大学扩招第一年	(186)
年度人物：汤敏	(191)
年度话语：高考征题	(193)
年度话语：3+x	(194)
2000年：高考遭遇千禧年	(198)
年度人物：徐力	(204)
年度话语：春考	(206)
弊案档案(1992—2000)	(208)

第四篇 惊惑

2001年：高考，为伊消得人憔悴	(215)
年度人物：青岛三女学生姜妍、宋倩、张天珠	(220)
年度话语：高考年龄限制	(223)
2002年：高考，多少目光为你而聚集	(229)
年度人物：毛敏	(235)
年度话语：国家奖学金	(238)
2003年：一样高考，别样情怀	(239)
年度人物：陆步轩	(245)
年度话语：6月高考	(248)
2004年：高考，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考试集会	(250)
年度人物：庞宏冰	(253)
年度话语：诚信考试承诺书	(255)
2005年：高考已成大众节日	(257)
年度人物：刘渝	(261)
年度话语：高考移民	(263)
2006年：高考，载不动，许多愁	(266)
年度人物：蒋多多	(272)
年度话语：裸考	(274)
弊案档案(2001—2006)	(276)
尾声：高考须改革，不能轻言废	(282)
后记	(286)

第1篇

解冻

1864年，两江总督曾国藩攻下太平天国的都城天京之后，为了安慰士子们的进取之心，他首先想到的就是修整江南贡院，恢复10年没有举行的江南乡试。一时间江南士子奔走相告。

江南贡院建筑不久修好，曾国藩特意在院门外东西两头各添牌坊一座，上书“明经取士”、“为国求贤”8个大字。

乡试于12月2日正式举行，传统的“秋闱”成了“冬闱”，这在科举史上还是第一次。

这次乡试共有苏皖士子两万余人参加。此次乡试放榜，共得正榜273人，副榜48人，解元名叫江璧。曾国藩得知结果，非常高兴，说“江璧”二字即江南肃清之意，是指长江流域完璧归赵。

1977年年末，废止10年的全国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在紧锣密鼓中进行。冬天进行高考，这是中国恢复高考唯一的一次。

通过公平竞争改变个人命运，让天下士子为之欢欣鼓舞。这一年全国共有570万人报考，高考录取比例29：1。翌年春天，27万余“天之骄子”白日放歌，青春做伴，跨入大学校门，放情拥抱“科学的春天”。

